

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頴續編卷首一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論

開惑論

夫人情有所弗概於懷者則不能無惑況西師之役
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闕語言泮不
相同風俗竄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
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晰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

惑論其辭曰

有春秋碩儒者是古卑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
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

天主人欲有所締構撻伐雖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
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

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乃造於
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
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賅

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
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啟子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
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
克應如蝟如蟻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臂以逞一二
隻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
閭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宜亟罷是役禍庶少
輟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跳順者撫逆
者勦先是喀爾喀有青滾雜卜者獯狡僉回之驛獍

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衆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阿逆旣竄罪人斯得喀爾喀衆以休以息然彼時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爲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役者皆習爲盜而慣軍詐者也見而輕之旣罷役則相率爲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爲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闕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碩儒曰吁是蓋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甄

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黃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鴞不可以雞鴨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爲奸焉是惟翦刈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爲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

狗酋與我抗衡皆此沙喇斯嗎唬斯二鄂拓之所構
禍也至庫車之稽勦實僨轅於逍遙更將申律旗鼓
一新遂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黑水之守主客
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三千餘人敵數萬
衆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無萬
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首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
逃及窮追異域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耆定之功
高臻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

爲不强周二萬餘里不爲不廣五年成功不爲不速
前歌後舞不爲不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愞畏憚者
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
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

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盪滌非雷霆則四時
溼鬱之氣不盪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
警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厪於重熙
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懵懵乎設云事慎

首禍禮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弑君者爲敵國豈不
明我君哉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
憂合權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
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
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寧辭小害示應於
近者遠有可察託驗於顯者微或可概且子亦知損
兵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詭決機不審
遲疑擿垣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辜哉若夫虎臣黷

士折衝宣力馬超囊足姚期攝憤渴賞捐軀實不乏
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爲之酸心舉案爲之忘食雖
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子
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
綏者哉禮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沉幾不
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
禍謀者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竿量何異葦
苕之鷓鴣是以王師屢入寔奮席捲如舉炎火而燔

飛蓬覆湯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爲是無稽之說哉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鬪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楛懷音非納叛臣獎蹙優遇欲集其勲密勅周防先示威親操刀必割所戒逡巡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隙可乘未興大軍加征增算何曾於民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豫免庚辰兩部永靖

並及其鄰哈薩布露臬矚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
鴻庸爰建千古未聞君子者所謂菽麥未辨安足以
知我信

天主人哉信

天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
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粵寇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

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
方鑿空二萬餘里歲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
必不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
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
得以利用禦寇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
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

昊蒼方將矜矜惴惴凜凜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
二子之短長也哉

湯武論

世之論湯武者多是湯而非武王亦有曲爲武王解者曲爲武王解者莫若王柏之書疑其言以爲周之以王自處久矣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審如是則殷未滅而周先自王益見其非此不必論卽是湯而非武王者多以湯放桀武王斬紂爲優劣之分然武之斬紂實不見於書而見於史記史記好奇乖舛以是右武王者得以闕史記之蹟而以証武王之烏

有其事子以爲史記固不足徵而足徵者仍莫過於
書湯之言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又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何其恭也武之言曰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何其矜也且湯放桀之後
天下晏然卽太甲自底不類伊尹放之於桐亦未聞
有乘時構亂爲夏反正者何則湯之德入人者深也
武王甫喪而三叔之流言且生於闕牆邦君御事或
贊其違卜比事觀辭不且章章易明乎子故曰徵之

書足以見湯武之優劣固不必信史記過甚之辭始
定其爲武之不及湯也

金世宗論

金史成於元如元之托克托輩非真史才也從來論
史者於帝王事蹟無不吹毛求疵如世宗之信賞重
農選吏求賢諸實政悉皆班班可考世號小堯舜而
猶必議其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成大順
爲惜是則無一而可爲帝王者抑亦難矣金世宗他
政茲不論獨嘉其不忘故風禁習漢俗拳拳以法祖
宗戒子孫爲棘蓋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業而

興亦未有不以忘本卽惰淫而亡者是以書稱無逸
詩詠豳風周之所以過其歷也夫金世宗述祖業之
艱難示繼繩之不易叮嚀反覆一再歎惋使數百年
下有志承命之君爲之感泣乃繼世之孫不數年而
遂易漢服又不數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可不畏哉可不
不懷哉

知過論

子去歲爲古稀說歷數古來批政之過曰強藩曰外
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而
幸今都無其事非驕也蓋紀其實且以自勵也然則
予遂無過乎曰有爲何過曰爲興工作蓋予承國家
百年熙和之會且當勝朝二百餘年廢弛之後不可
無黻飾壯萬國之觀瞻四十餘年之間次第興舉內
若

壇廟宮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
莫不爲之葺其壞新其舊外若海塘河工城郭隄堰
莫不爲之修其廢舉其湮是皆有關國政則胥用正
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
內而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
三園又因豫爲菟裘之頤而重新寧壽宮別創長春
園外而

盛京之屬城式築其頤

永陵

福陵

昭陵陪都宮殿胥肯構以輪奐又

景陵

泰陵往來之行宮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宮避暑山莊
盤山之靜寄山莊更因祝

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有須彌福壽之廟
以至溥寧普樂安遠諸寺無不因平定準夷示興黃

教以次而建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
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
夫弗興徭役加賦稅則雖有工作閭閻本不知而物
給價工給值貧者且受其利是實我朝之善政

家法是以各省偶遇水旱率興工作有以工代賑之
請而內之司園圍工程者且或以其年無工作爲苦
如是則所爲興工作者爲無過矣而予引以爲過者
蓋心有所繫繫必有所疎忽得毋繫繫於小而或有

疎忽於大者乎夫小者遊目賞心是大者敬

天勤民是也予雖不敏實不敢因其小者廢其大是以向偶遊萬壽山諸處率過而弗留尹繼善遂有馳驛觀山之語予不惟不責且笑而肯之實獲我心也若夫時巡所經各督撫每繕行宮以備駐憩雖云出自捐養廉資商力然爭奇較勝予不爲之喜且飭諭之究其致如此者過應歸於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夫不知過其失猶小過而弗改又從而爲之辭是文

過也其失大既知過矣欲改矣如向所云者繼自今
子惟視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其介於可已不可已
之間者率已之而已耳

已過伯玉知非之年未逮武公作戒之歲細審實
有此過故著論書卷以當自訟乾隆辛丑八月中
澣並識於避暑山莊之抑齋

君子小人論

君子小人之名見於易而論於書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跡則不可不慎也夫易不過曰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又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未嘗曰孰爲君子孰爲小人也書曰知人則哲欲知君子也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欲知小人也然亦未嘗曰孰爲君子孰爲小人也言治道者莫若典謨其於辨君子小人不過如此而已非疎也思之深而慮之遠也是故

堯授舜舜授禹以至羲和叔仲稷契臯夔各命以職
未嘗謂之爲君子而若而人者亦未嘗曰我爲君子
也堯之弗用丹朱共工舜之去四凶未嘗謂之爲小
人若而人者固不肯自謂小人而羲和叔仲稷契臯
夔亦未嘗謂若而人者皆小人也是以庶績咸熙地
平天成此予所謂明其界而慎其跡也若後世爲君
者固不能辨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爲臣者乃於
其間自分之曰孰爲君子孰爲小人或又曰我爲君

子彼爲小人於是彼我之見橫於中公私之舉紛乎
外爲小人者固不甘其爲小人而爲君子者亦未必
其實君子門戶朋黨糾若棼絲小人之害君子固不
必言而君子且有操室中之戈者漢唐宋明之禍延
及國家淪胥以亡此皆爲上者之過而非爲下者之
過也吁可畏哉是蓋其界太明而大不愼其跡之所
致耳且也世亦以有位者爲君子無位者爲小人佔
畢樂羣者爲君子負販荷擔者爲小人是果眞君子

而真小人哉亦曰其名而已矣自爲上者不能明其
界而爲下者益顯其跡以致釀大禍而莫救爲之奈
何曰簡賢而用之擇不善者而去之上旣不以君子
小人顯其跡下亦不得以君子小人樹其朋其庶幾
乎抑誠難矣此子所謂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跡不可
不慎不可不慎者不顯其跡之謂也

遲速論

今春爲南巡記亦旣詳論宜遲宜速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而要於敬

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己之言也歸而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爲盜弄潢池不過藉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類地方官自能平之頗不芥於懷旣而思之不芥於懷或卽違敬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小勝之報李侍堯

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遁餘黨蔓延猖獗肆
擄民居攻縣城西安巡撫畢沅遂有徵兵防守之議
蓋恐秦隴煽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卽硃批以爲若
汝所議雖十萬兵不敷用又將何以滅賊乎然知李
侍堯剛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能了此事卽降旨
用福康安爲陝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清門巴圖魯
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往並調阿拉山蒙古
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寧夏滿洲兵一千撒拉爾

老教回兵一千及甘涼兵二千延綏兵一千共兵不滿一萬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兵二千以爲後勁福康安一臨底店卽與海蘭察等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二千立挫賊鋒逼之入石峯堡於是諸路兵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之京兵亦到周圍築柵困之斷其水路不十日而淨殲餘孽生獲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致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黷之

爲然事機之來應之不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
動如畢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辭以老
坐視弗理乎予更思之勝國之兵卽今之綠旗兵也
而其訓練或尙不如今之綠旗其董事之臣似今之
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於中武臣
作僞於外其君付之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何以得
有明之天下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
天之寵以自矜且卽小可以喻大叢爾逆回設非應

之速而勦以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始之一念之忽
予深自以爲過繼之一念之敬仍蒙

天佑而速蕝功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默置而弗以明
示子孫乎可弗以前明爲戒而怠於敬

天暗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而不敬
不明未有弗致債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

節儉論

嘗讀

皇祖實錄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漸次節省至康熙五十年祇用七萬至臣民僭用妄費非不禁約徒致法令滋繁究於無補大哉王言誠得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矣因令內務府查近年一歲度支則稱乾隆二十年以七萬計三十年以三萬計四十年以二萬計予非以此自鳴也蓋修己治人之道無過於節儉

節儉則嗜欲不行無聲色貨利之失德所以爲善也然天子之節儉與庶人不同矣世道人心日流日下逢君之欲者多引君以道者寡爲君者設自鳴其節儉則出納之吝者有之矣量入爲出者言之矣敝衣羸馬者形之矣甚而至於興利虐民漢唐宋明之以此而失民心侵尋以至於亡國者皆由是也且昇平日久戶口日滋物價騰踊勢所必然是以內務府近有加價和買之議卽如請行此亦可以節儉而不與

之乎嗟夫節儉豈易言哉至於返樸還淳豈非善政
然天地所生之物止有此數昔以十人食之今以百
千人食之米安得不貴米旣貴諸物安得不貴遊手
好閑僧道之流且藉此以餬口設盡毆之力田言之
易而行之難安得許多田與之乎均田井田之事設
行之今未得其利而先致其亂非至愚泥古者不爲
也爲今之計補偏救弊之不暇實無一勞永逸之法
也卽近代之崇禎著布袍其時羣頌爲美德何救於

亡國乎若晉武之焚雉頭裘唐明皇之銷銀器胥爲
暫博美名其後更窮奢極欲而齊建武之欲毀酒鐺
直令蕭穎胄譏其曲宴之奢益爲可笑可鄙故吾之
所爲節儉者亦如吾君子小人論中所云不可不明
不可不慎而又不可顯其跡而已耳

四得論

昨自避暑山莊迴至御園之作有慙愧德無稱四得之句蓋引而未發茲乃敘而論之

夫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爲位祿名壽胥因德而得之則知有德而得之者爲實無德而得之者爲虛若子無其實而得其虛其慙愧可勝言哉蓋子之位

天地之所命

祖宗之所授無是二者子因何而得之亦惟栗栗危

懼慮鰥厥官違敢自詡其得以傲物哉至於祿則九
萬所同仰萬民所共奉豈啻十目十手之視指哉豪
釐之失謬以千里威福玉食一涉私欲之作必致越
其始而隕厥終能常保其得乎若夫名爲實之實實
則賓之主也居九重之上臨百辟之尊孰不以虛言
譽之卽今八旬大慶之獻詞頌者不可僂指數則此
名也豈其實乎雖文治武功微有實蹟之可稱然無
一不由兢兢業業中所出且恐具其始而失其終得

將不保敢自怡乎茲逮八旬不可不謂之壽然此壽
乃

天地默佑

祖宗延禧予一人幸逢其會敢強顏以爲有所致哉
且予五十五年之間無一日因微疾而不理事者求
仙素所鄙卽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居節飲食以爲
養生之常道耳則又有何術之可得凡此四者皆予
所得而實皆非德之所致也非德之所致則所謂有

其名而無其實忸怩之不暇又何能肆然自居而不
疑方將慎半九十之懼孜孜矻矻以待五年之歸政
可稱全人則惟敬待

天恩而不敢或必者耳著論自警並以示羣臣之獻
詞頌者

四得續論

近作四得之論非自謙也蓋紀身之鮮實德與已之所實見耳然尙有未盡意者前論切乎已續論公天下抑亦有所獨重者耳

蓋中庸第十七章子曰至子孫保之而止所以戒爲天子者保其位而已此皆夫子之言其下四得之釋意謂子思之語非夫子之語也以位言之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君子之位也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則聖人之位也豈必曰天子之位乎堯舜禹有天子之德可謂得天子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天子之位孔夫子有聖人之德可謂得聖人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聖人之位也孟子所云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其心未嘗不羨天子之位雖欲行其道之意耶然非至言也蓋益得益之位伊尹得伊尹之位周公得周公之位非不得也若孔子必無是語而朱子注子思此章直以爲必受命爲天子是亦孟子之遺意耳

子以爲後世之亂臣賊子未必非此言有以啟之然
此言非子言之他人不敢言也且自古至今無一代
無天子是皆得其位者乎子不敢以得位自居實因
德不勝而滋懼耳至於祿則自天子以至百辟卿士
皆食祿者也盡其職乃可謂之得鰥厥官不可謂之
得而其本均不出於修德也王禹偁待漏院之記微
見其端矣若夫名乃實之賓實者德之謂也無其實
而有其名不滋愧乎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子謂此

語亦未臻而清流操室中之戈者非因名有以害之乎壽則秉來之氣數所不可強盜躒壽而顏淵天盜躒果得壽乎顏淵果不得壽乎古來盡節以終者謂之不能得保其壽可乎茲故申而論之以戒後世之不務修其德而徒慕四得以反致敗其德且以靖天下後世之託聖賢之書以妄興其欲有所得之位之心有位與無位之人可不深思所以自處哉

作是論時引用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蓋亦斷章

取義耳子之意則以天子有天子之位聖人有聖人之位分而言之然亦非始子意也蓋中庸上節孔子之言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已區而二之矣旣而思之繫辭本文下卽繼以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則天子之事也似繫辭所指聖人卽天子也然按諸經從無尊當時天子爲聖人如後代所稱聖君聖主聖上者大禹謨乃聖乃神爲益對舜稱堯之辭微子之

命克齊聖廣淵爲成王對微子稱湯之詞皆非稱
當時天子也三代上君臣之際情親而語質無取
乎頌語惟莊子華封人祝堯使聖人壽使聖人富
使聖人多男子爲當時語堯固聖人也然則稱天
子爲聖人起於周秦之間亦如朕之字專爲天子
自稱乃昉自秦也十翼爲孔子作不應繫辭有是
語且上繫第十一章莫大乎富貴莫大乎聖人又
分著矣歐陽修以擇之不精繁衍叢脞近於戰國

後語疑十翼爲雜取後世講師之說非孔子所作
亦不爲無見論成偶思及此并按於後

說

創業守成難易說

唐太宗與廷臣較創業守成孰難時房喬魏徵各以所見對太宗皆見其難獨岑文本則曰創撥亂之業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踵其論者率無軒輊於其間蓋以難卽不易卽難也而余則以爲不然夫難與不易豈可同日而語哉今有二人焉甲則飢乙則不飽不飽者縱不果腹堪遲待焉而飢者

一再不食將餒而僵矣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不可立見耶或曰難亦不易也不易亦難也今必強爲低昂是視死與不生爲二也其可乎余曰是正所以爲二也蓋不生者雖不得生而其實尙未至死其死者又安可復生乎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不又可立見耶難與不易之說明則岑文本所云撥亂難守成不易之說余又以爲不然蓋創業固難矣然以守成較之但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則實難耳何則創業

之主救焚拯溺危然後安其難可謂至矣然於制度紀綱時有未暇留俟後人未爲不可守成者遺大投艱單心繼序苟無以光前烈啟後圖斯慄然有不終畝之憂是創業者未竟之難亦守成者分內之難也所繫不愈重乎哉世之治產者或致億或致萬或致千百無不可也子若孫持其業者增之可耳少有所損於其間人將訾之然則嗣先王之基者不待失道失衆始爲慙負前人但使式廓之版圖或有侵削垂

裕之成憲或有廢弛是卽無以覲耿光而揚大烈昔
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君天下
者勤儉尙已顧創業者櫛風沐雨不期勤而自無不
勤筮路藍縷不期儉而自無不儉至於守成之主席
豐履厚易至於驕驕則怠生焉故陳宵旰於太平之
時言茅茨於玉陛之世輒厭而不納是非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鮮有不盛滿中之者以此思難則所以持
難者可知矣況乎守成之責固開國之主與繼體之

君所同一仔肩者也夏之王也以禹爲創業以啟爲
守成殷之王也以湯爲創業以太甲三宗爲守成周
之王也以文武爲創業以成康爲守成然禹湯文武
未聞不自守其所創者以貽後昆也我不可不監于
有夏我不可不監于有商我不可不監于有周嚮使
爲子孫者咸知守成之難雖三代至今存可也惟世
少守成之主而後有創業之君出焉故子之獨以難
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以慰創業者之

初心耳位書五十八篇其涉創業者惟湯誓湯誥泰誓武成諸篇其自二典三謨以至太甲說命立政周官罔不於制治保邦爲兢兢無逸一篇蔡傳謂周公所舉三宗皆繼世之君一篇中凡七更端深嗟承歎其意深遠周禮爲致太平之書所言體國經野皆守成之事古人惟深見其難故言之不厭其詳也如文
本之說將以繼世而有天下者坐享成功視開創爲
有間則古來守文令辟與業業而安者幾可等量而

齊觀且使中才之主得所藉口謂昔之人旣爲其難
我僅居其不易稍自暇逸亦無不可何用是汲汲爲
甚者溺於宴安弗克負荷棄厥基焉夫孰階之厲也
故闡明其說如此旣申徹於後且藉以自勗焉

穿楊說

國策稱楚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夫由基固善射者也觀其飲羽貫札實有出衆之能然稱人者當於事物情理之內苟其軼類絕倫而不至詭奇衍異令人可信斯足矣若穿楊云者第以文晦遂致義乖徒令後世疑由基未始有此匪曰褒之乃以貶之矣且楊葉寬以分計長以寸計於衆葉中指其一必將朱墨誌之然後可夫此衆葉中之一

葉立於二十步之外雖離婁之明不能辨也由基無
離婁之明令其立於百步之外尙不能辨其誰何安
能百發百中哉然則穿楊之說爲僞乎曰何必僞嘗
集善射之人而較之三十步命中者不能五十步五
十步命中者不能百步百步命中者不能百五十步
蓋物愈遠則視之愈小百步外之楊雖輪困方丈視
如三十步之樹侯耳況弓之毅也地遠則力微至指
謂所指以爲難何況中乎是則穿楊云者剽言一樹
之處

之華而非一葉明矣我國家以弓矢雄中外支左屈
右之技人盡能之然合立百步之外而穿楊百人中
不能得一必其技果超羣者始能之而亦難保其百
發百中也由基以荆楚三戶之流能百步以穿楊斯
已奇矣若必過爲怪奇謬悠之談詫以貫其一葉則
是世間情理必無之事愚者或驚爲希有智者將信
其必無夫表德紀實將以俟天下後世之智者乎抑
其愚者乎或曰策士縱橫之論多屬子虛蘇厲之告

白起亦取以相譬耳厲之言其誠其僞吾不知吾惟
度之以理而并以已所能目所見者證之

烏斯藏卽衛藏說

藏地處蜀與滇之徼曰藏云者非華言實番言也番
又或謂之唐古特今班禪額爾德尼所居實稱藏達
賴喇嘛所居實稱衛元明時有烏斯藏朶甘衛指揮
諸司之名或以爲異於衛藏而不知實同也蓋嘗以
唐古特文字詳覈互證乃知烏斯藏卽衛藏其音其
義無不一以貫之也且以音言斯蓋薩之餘音滿字
爲薩音半字爲斯音唐古特收音之斯字卽與國書

之伊字收音通則烏斯之切爲衛如烏伊之切爲衛也亦猶阿伊之爲愛噶伊之爲該喀伊之爲開也國書斯字伊字雖各爲收音然唐古特收音字無伊字而有斯字由烏斯推之而愛亦烏斯該亦噶斯開亦喀斯何不可通之有若夫衛藏之爲義則衛蓋彼言中也非華言置衛之謂也以烏合斯爲衛音而中義藏則切匝阿爲藏音而其義則淨之謂也唐古特若老若幼無不知之今以不識唐古特文字之人而與

一二譯出華言中辨其是非豈非嚼蠟哉或又曰衛
既以中爲義則今之所謂前藏之說何居曰此更非
唐古特之本有而興於今之華言也然以今日疆域
言之自打箭鑪取道由東南迤及西南先經喀木次
衛次藏是全藏形勢固宜前喀木而後藏而衛適其
中處之地喀木之木爲半字音應從上喀字而其義
則邊界之謂也今稱前後藏者則因二地有達賴喇
嘛班禪額爾德尼居之而達賴喇嘛位居長遂並以

藏屬之更易中爲前而今自京都目之且統以爲西
藏云耳然則烏斯藏之卽爲衛藏不逾信哉夫藏之
內屬肇自元代音譯展轉沿薩爲斯原無歧舛惟文
士墨守畚簡旣不克兼諳西竺之書而彼中服習梵
文者又豈能筆授心通取腹地史乘傳譌一一悉爲
釐訂毋惑乎此攷文之難也予因輯同文志類次西
藏所隸爲系三合切音者特揭是說以發其凡

麋角解說

壬午爲鹿角記旣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旣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麋者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尙在剗骨或雙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麋之解角於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

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日月令之誤誤在以麋爲
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鹿之於麋北人能
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麋亦如是而已耳
且說文訓麋有麋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曰
麋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鹿也麋也麋也迥然
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實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
悉其孰爲鹿孰爲麋孰爲麋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
解冬至鹿角解爲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麋爲麋也

耶旣釋此疑因爲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
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

五明扇說

崔豹古今注稱舜廣開視聽作五明扇揚雄方言以爲自關而東謂之箴自關而西謂之扇自是賦扇者率以五明爲舜事怪哉失之遠矣夫舜作漆器諫者且十人五明之扇其雕幾繁飾過漆器遠矣何不聞有一人諫諍者乎蓋扇本門扉禮所謂修闔扇者是也豹本闔四門之意而變其說曰作五明雄又辨其方而類之箴陸機梁元帝之流不察所自遂以華鬘

之事爲舜所創其誣古聖帝不淺也且世本載武王始作筮則舜之時安有所謂扇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

菟苗獮狩說

傳稱春菟夏苗秋獮冬狩各具時義言固引而未發
至所稱皆於農隙以講事吾不能無疑焉夫秋冬或
有農隙至於春夏則自播種以至刈穫其間耘耨灌
溉較晴量雨炙背胝足苦哉耕夫蓋無一時之安心
息力而謂之有農隙可乎嘗思菟苗从草獮狩从犬
古人制字蓋有深意杜注苗爲苗除害是矣而所云
菟索擇取不孕者猶未免以辭害義夫禽獸固族聚

而類處使擇牡而驚其牝則孕者不能無傷豈育物之仁哉則所爲蒐索者亦以蒐索其害苗爲當至於獮狩皆从犬則誠守而取之順殺氣而獮之是則春夏之取獸繫乎田秋冬之取獸繫乎獸其義明矣雖然更有說焉古時地廣人稀故田或遊獸而有蒐苗之事以除其害今自腹裏以及邊壤地無不耕安得有禽獸害苗之事乎若夫圍場之地原自不耕則所爲蒐索其不孕而肥者與夫初生如苗者以嘗新繹

其義亦未嘗不通而實非古人所解者矣

三老五更說

三老五更之說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蓋出乎漢儒非孔子之言惟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爲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遇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而不及五更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或謂取象三辰五星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各以臆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說而白虎通

之謬直以爲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卽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
事之且卽其說父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
一人是非二父乎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直不值一
哂耳豈復解更爲叟謂豕亥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
老又何藉叟爲哉予以爲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白
以三舉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說爲近而五倫
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

則中和位育將在是矣後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